

黃帝內經·素問

調經論篇第六十二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余聞刺法言，有餘瀉之，不足補之，何謂有餘，何謂不足？岐伯對曰：有餘有五，不足亦有五，常欲何問？帝曰：願盡聞之。岐伯曰：神有餘，有不足；氣有餘，有不足；血有餘，有不足；形有餘，有不足；志有餘，有不足。凡此十者，其氣不等也。

帝曰：人有精氣、津液、四肢、九竅、五臟十六部，三百六十五節，乃生百病，百病之生，皆有虛實。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，不足亦有五，何以生之乎？

岐伯曰：皆生於五臟也。夫心藏神，肺藏氣，肝藏血，脾藏肉，腎藏志，而此成形。志意通，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臟。五臟之道，皆出於經隧，以行血氣。血氣不和，百病乃變化而生，是故守經隧焉。

帝曰：神有餘不足何如？岐伯曰：神有餘則笑不休，神不足則悲。血氣未並，五臟安定，邪客於形，洒淅起於毫毛，未入於經絡也。故命曰神之微。

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神有餘則瀉其小絡之血，出

血勿之深斥；無中其大經，神氣乃平。神不足者，視其虛絡，按而致之，刺而利之，無出其血，無泄其氣，以通其經，神氣乃平。

帝曰：刺微奈何？岐伯曰：按摩勿釋，著針勿斥，移氣於不足，神氣乃得復。

帝曰：善。（氣）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餘則喘咳上氣，不足則息利少氣。血氣未併，五臟安定，皮膚微病，命曰白氣微泄。

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餘則瀉其經隧，無傷其經，無出其血，無泄其氣。不足則補其經隧，無出其氣。

帝曰：刺微奈何？岐伯曰：按摩勿釋，出針視之曰，我將深之，適人必革，精氣自伏，邪氣散亂，無所休息，氣泄腠理，真氣乃相得。

帝曰：善。血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有餘則怒，不足則恐，血氣未併，五臟安定，孫絡水溢，則經有留血。

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有餘則瀉其盛經，出其血；不足則視其虛經，內針其脈中，久留而視，脈大疾出其針，無令血泄。

帝曰：刺留血奈何？岐伯曰：視其血絡，刺出其血，無

令惡血得入於經，以成其疾。

帝曰：善。形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形有餘則腹脹，逕洩不利。不足則四肢不用，血氣未併，五臟安定。肌肉蠕動，命曰微風。

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形有餘則瀉其陽經，不足則補其陽絡。

帝曰：刺微奈何？岐伯曰：取分肉間，無中其經，無傷其絡，衛氣得復，邪氣乃索。

帝曰：善。志有餘不足奈何？岐伯曰：志有餘則腹脹飧泄，不足則厥。血氣未併，五臟安定，骨節有動。

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志有餘則瀉然筋血者，不足則補其復溜。

帝曰：刺未併奈何？岐伯曰：即取之無中其經，邪所乃能立虛。

帝曰：善。余已聞虛實之形，不知其何以生？岐伯曰：氣血以併，陰陽相傾，氣亂於衛，血逆於經，血氣離居，一實一虛。血併於陰，氣併於陽，故為驚狂。血併於陽，氣併於陰，乃為炁中。血併於上，氣併於下，心煩惋善怒。血併於下，氣併於上，亂而喜忘。

帝曰：血併於陰，氣併於陽，如是血氣離居，何者為實？何者為虛？岐伯曰：血氣者喜溫而惡寒，寒則泣不能流，溫則消而去之，是故氣之所併為血虛，血之所併為氣虛。

帝曰：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。今夫子乃言血併為虛，氣併為虛，是無實乎？岐伯曰：有者為實，無者為虛，故氣併則無血，血併則無氣。今血與氣相失，故為虛焉。絡之與孫絡俱輸於經，血與氣併則為實焉。血之與氣併走於上，則為大厥，厥則暴死，氣復反則生，不反則死。

帝曰：實者何道從來？虛者何道從去？虛實之要。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夫陰與陽皆有俞會。陽注於陰，陰滿之外，陰陽均平，以充其形，九候若一，命曰平人。夫邪之生也，或生於陰，或生於陽。其生於陽者，得之風雨寒暑；其生於陰者，得之飲食居處，陰陽喜怒。

帝曰：風雨之傷人奈何？岐伯曰：風雨之傷人也，先客於皮膚，傳入於孫脈，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，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，血氣與邪併，客於分腠之間，其脈堅大，故曰實。實者，外堅充滿不可按之，按之則痛。

帝曰：寒濕之傷人，奈何？岐伯曰：寒濕之中人也，皮膚不收，肌肉堅緊，榮血泣，衛氣去，故曰虛。虛者，聶辟

氣不足，按之則氣足以溫之，故快然而不痛。

帝曰：善。陰之生實奈何？岐伯曰：喜怒不節，則陰氣上逆，上逆則下虛，下虛則陽氣走之。故曰實矣。

帝曰：陰之生虛奈何？岐伯曰：喜則氣下，悲則氣消，消則脈虛空。因寒飲食，寒氣熏滿，則血泣氣去，故曰虛矣。

帝曰：經言陽虛則外寒，陰虛則內熱，陽盛則外熱，陰盛則內寒，余已聞之矣，不知其所由然也。岐伯曰：陽受氣於上焦，以溫皮膚分肉之間，令寒氣在外，則上焦不通，上焦不通，則寒氣獨留於外，故寒慄。

帝曰：陰虛生內熱奈何？岐伯曰：有所勞倦，形氣衰少，谷氣不盛，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胃氣熱，熱氣熏胸中，故內熱。

帝曰：陽盛生外熱奈何？岐伯曰：上焦不通利，則皮膚致密，腠理閉塞，玄府不通，衛氣不得泄越，故外熱。

帝曰：陰盛生內寒奈何？岐伯曰：厥氣上逆，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，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，則血凝泣，凝則脈不通，其脈盛大以澀，故中寒。

帝曰：陰與陽併，血氣以併，病形以成，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刺此者取之經隧。取血於營，取氣於衛。用形哉，因

四時多少高下。

帝曰：血氣以併，病形以成，陰陽相傾，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瀉實者，氣盛乃內針，針與氣俱內，以開其門，如利其戶，針與氣俱出，精氣不傷，邪氣乃下，外門不閉，以出其疾，搖大其道，如利其路，是謂大瀉，必切而出，大氣乃屈。

帝曰：補虛奈何？岐伯曰：持針勿置，以定其意，候呼內針，氣出針入，針空四塞，精無從去，方實而疾針，氣入針出，熱不能還，閉塞其門，邪氣布散，精氣乃得存，動氣候時，近氣不失，遠氣乃來，是謂追之。

帝曰：夫子言虛實者有十，生於五臟，五臟五脈耳。夫十二經脈皆生其病，今夫子獨言五臟。夫十二經脈者，皆絡三百六十五節，節有病必被經脈，經脈之病，皆有虛實，何以合之？岐伯曰：五臟者故得六腑與為表裏，經絡支節，各生虛實，其病所居，隨而謂之。

病在脈，調之血；病在血，調之絡；病在氣，調之衛；病在肉，調之分肉；病在筋，調之筋；病在骨，調之骨。燔針動刺其下及與急者。病在骨燔針藥熨。病不知所痛，兩蹻為上。身形有痛，九候莫病，則繆刺之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

巨刺之。必謹察其九候，針道備矣。